

花朝时节，春不觉得已有些入了深。小雨淅淅沥沥，随风携来阵阵凉意，却不乏气清景明，此时思绪起。

路上的行人撑着伞在雨中不紧不慢地走着，这雨也不太大，零星地落在水泥地上，给原本寻常的街边映衬了些许“天青色等烟雨”的朦胧感，倒很有些文气，要不然怎么说清明好赋诗呢。有几分钟未察觉的光景，伞沿早起了一层细细密密的薄雾，行人像是置身雨幕之中。抬眼去看，天空的青色化作颜料，留一抹在伞身之上，慢慢、慢慢地晕开，直至凝成印象画。

念此景，忽而想起西湖龙井正当赏味品茶之时。于是乎撑上一把小伞，寻一处茶庄，要上一杯带有龙井茶底的新茶。人味即知茶之清浅，再小啜一口，清香未减，至后程，回甘有豆绿香气。我不禁想起从前清明时节总会回趟老家，周围遍布了连绵的茶山。细嫩又翠绿的芽叶，无需过分靠近就足以感受它的气清幽静。我们绕行过茶山，往春更深处走去。见到那一块块的深灰，我们逐渐放慢脚步，话声也渐渐小去。我们彼此都静默着，在心里诉说对内里人的想念，水滴飞溅玉地顺着那深灰点下，有如回应。尽管我们不在同一时间里，但我们仍身处同一空间

我站在路边，看向地里的两座坟墓，以及斜立着的小麦细长的绿叶。

屋外的雨滴嗒嗒地下着，屋内的人打开窗，呼吸着清新空气。母亲做好了早饭，父亲则叫醒醒睡的我以及弟弟。我们一家端着饭碗坐在屋檐下，看着绵绵细雨落在褐色的枯叶上，落在茂绿的蔬菜架子上。

“每到清明就下雨，这老天爷真是不开眼。”我愤愤地说。

“下雨才好嘞，‘清明前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因为这场雨。”母亲洗净手柔声开口。

吃完饭，母亲便在厨房里淘米，切菜，她要准备些凉菜。父亲边吸烟边打电话，问亲戚们什么时候到。而我和弟弟则在父母的催促下写着各自的作业。

父亲打完电话，走向厨房，他要开始露一手了。而准备完凉菜的母亲坐在客厅，拿100元在黄纸上从左往右、从上到下地来回按压。

雨停了，这场令我厌烦但令母亲喜爱的雨终于停了。听父亲说，姑奶奶他们快要到了。正好，他们下车也不用淋雨了。不一会儿，不远处传来车的喇叭声。我们知道是亲戚们来了。孩子们跑着，打闹着

二〇二一年的大年初一，爷爷走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中午等到儿孙们吃完午饭，正打算午休时，老妈跑上楼对我和我哥说，爷爷可能不行了，让我们赶紧下去看看。爷爷喘着重重的粗气，瞳孔从略有神采到慢慢发散，而后与这个世界做了最后的告别。

又是一年清明，借着时节纷飞的细雨，我以此来怀念我的爷爷。

爷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只有别人问时他才会多说几句。在我的印象中，爷爷的身材是高挑而修长的，比同龄人高出一头。小时候我对爷爷并没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时常因为他总不着家对他充满敌意。一周在家里见不到他几次，奶奶也总是嘟囔道：“依耿耿筋嗯道几嫩（一天天见不到他人）。”在我小小的脑海里就有了他并不是一个好爷爷的刻板印象。

直到后来我转学至县城小学读书，他受我父母的委托，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我才有了和爷爷更多的相处机会。上学的日子对于我们爷俩是枯燥无味的，我

里，情感是我们之间思念的纽带，这样就不存在消亡，就不会遗忘。

回过神来，手中茶竟只剩了半杯。我放慢了饮茶的速度，开始关注起杯身来。枝叶肆意蔓延，或横或纵，交错在绿映葱郁的春意里。我的思绪再次飞回故乡，每至清明，西湖便是这般碧波荡漾、轻柳拂意的光景。我们沿湖漫步，行至断桥残雪处，再拍几张颇有趣味的相片。因为离家甚远，今年的清明便没有再回家。“清明雨上，遥寄相思”大抵便是如此。于品茗之中，我不断念起家的情形，如同我不断回到熟悉的地方。悲欢离合，均是常态，还庆幸我仍留思绪纷飞，不断回到家的念想中，回到对亲人的思念中。

过去总想着岁月漫长，有些承诺仍有时间兑现，但一些人已悄然离去。也许是存留一些遗憾的，不论是未一起完成的心愿，或是之前的每次告别。但我会说他们从未离开，我们只是擦肩，而后定会在另一个时空再见。只要我们还记得，只要我们对彼此的记忆和思念还留着。

我望向窗外，雨还是淅淅沥沥地下着，我撑上伞，再次踏入雨幕中。

寻见春山人故里，一盏清茶寻思绪。

欲入春山 茶盏寻思

□ 国际教育学院 陈孜陶

进屋，我和弟弟接着礼品，送进屋里，母亲陪着两位姑奶奶进屋说话。父亲做完了饭，出来给表叔、表哥递烟。

一顿寒暄后，就该去坟前烧纸。孩子们是不会去的，他们玩着手机，年幼的他们懂得死亡，但不懂得回忆。男人们也是不会去的，他们吸着烟聊天，老成的他们懂得死亡也懂得回忆，但他们更看重现在。而处于两者之间的我，硬跟着母亲和小姑奶奶去上坟。

刚下的雨使得地里不太好走，走在狭窄的地垄里，一抬腿，鞋底便沾满了泥，时不时还踏歪了麦苗。到了地方，两座坟在雨幕中渐渐清晰，一座埋葬着老太爷和老太奶，另一座埋葬着爷爷和奶奶。母亲拿打火机点燃黄纸和“天地银行”，小姑奶奶则说着“带着孩儿来看你们了”诸如此类的话。那两座坟墓的外面早已长满了杂草，它们随着春天的新生而新生。

回去时，我站在路边，看到一大片的小麦绿叶，自家地里的两座坟墓，以及每家地里的坟墓。终究还是会有人记住已逝之人，那地里烧尽的黄纸和纸币便是证明。

今年的清明离那一次已过五六年，而记忆里那两座坟墓以及小麦的细长绿叶和着细雨的场景依旧在我脑海里淋漓。

没什么朋友，不去上学的时间在家只能靠手机解闷。他从前一天到晚三点一线，而现在脱离了熟悉的环境，日子也是十分难熬，没事时凑到楼下看人家打牌，然后散散步。这也为他后来早早地离开我们埋下了伏笔，他本来腿脚就不好，由于缺乏锻炼身体每况愈下。

我和爷爷之间并没有什么感人至深的故事，有的只是细水长流的日子。当我想喝汤时，我便和他说：“爷爷，我中午想喝豆腐炖排骨。”他也不会立刻回话，只是默默点头，等到中午回家，我便可以喝到鲜美的排骨汤。晚上在客厅，我和他一起看他爱看的谍战片，直到我们都有了困意。若是天气不错，晚上我们会一起出去散步，我们走走停停，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再原路返回。日复一日都是如此，直到我上了初中有了晚自习。

后来，母亲负责照顾我，爷爷就回了老家，每到逢年过节我们便会回家看他，我也是一年年见证着他的变化，从生龙活虎的状态，到走路需要撑着拐杖，再到最后的卧床不起。

最汹涌的悲痛不在于离别的那一刻，而是在之后的岁月里突然意识到自己永远地失去了一个至亲的

母亲的故乡是一座山里的小镇。

那年清明，我、母亲和外公外婆坐动车前往山城，看望留在那里的人。幼时的我最不喜祭祖，每一次都要起个大早，从城区绕几个高架桥，穿过几个隧道，再找一找散落在山间的祖茔，看一看住在大山上的亲人。

在红泥溢流的山路上行进了数公里，我们终于下了车。山间的空气是湿润的，带着草木泥土的芳香。红土地和青草交相辉映，让弥漫着雾气的山谷充满了生机。妈妈和外公外婆拿着纸香红烛，拎着卤制好的三牲，缓缓地走向青草最青处。一只红腿的蚂蚱从草地中飞去，发出轻微的“啞”声；细长瘦弱的蜥蜴窜逃进红土堆；远处碧绿的水塘稻田之间，一只白鹭轻梳尾羽，摇晃着头上的长翎；老黄牛听见远方的来客，动动耳朵，发出悠长的哞声缓缓走远。

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的坟茔是紧挨着的，萋萋芳草之下，依稀能看到火烧过的痕迹，这是某次烧纸的失误造成的。我们小心翼翼地将祭品抬出来摆在石台上，用打火机点燃蜡烛，并且调整烛身使火持续燃烧。我学着大人们诉说这一年的经历给逝去的亲人，虔诚地烧纸。祖辈生在最贫苦的年代，经历了各种灾祸，仍然含辛茹苦将外婆三姐妹拉扯大；外公外婆历经艰辛将四个儿女送出大山；大山之外，妈妈用自己成长的故事教育着她的儿女。苦难中绽放出绚烂的花朵，就像火烧不尽风吹又生的野草，感染着我们这些后来人。

然而还是有人留下了。外婆的二妹妹没有上过学，也从未离开过大山，农村的生活单调而劳累，而她也早早患上阿尔茨海默症。我们去看她时，她已经习惯性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向我们炫耀自己捡了多少柴，其实只是一把狗尾巴草。她再也不关心青翠的菜畦，吠叫的黄狗，还有眯眼小憩的猫。丢失过半的记忆里仍然是苍翠而贫困的大山。

那天我早早睡下。梦中，半山坡起了云雾，狗狗在汪汪地叫着，蚂蚱又从草里“啞”地一下飞远了。不知是妈妈还是外婆，在房檐下喊我回家吃饭……

人。他走的这几年，在家里偶然想起和他的点点滴滴，我还是会偷偷地哭。我妈见到我哭，总会安慰我几句便也湿了眼眶，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吃完晚饭，谁也不再说话。

还记得在八年前某天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爷爷在院子里晒太阳，我告诉他，这次考试我考得很好，他只是笑，然后对我说：“要是我们家能出一个大学生就好了。”时至今日，我实现了他的心愿考上了大学，可是我的爷爷却再也没有机会听到这个消息，但是我想，他应该也会很高兴吧。



□ 新闻与传播学院
孙菁

清明

□ 土木工程学院
崔宁波

怀思

□ 法学院
李霏



雪莲

总第455期